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鲍德里亚的“使用价值”研究

陈鹏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

[摘要]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到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使用价值”的作用和地位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在马克思理论中,“使用价值”是一个具有客观现实性的基本概念,而鲍德里亚却将“使用价值”纳入消费社会符号体系的运作逻辑之中,使其失去了在马克思理论中所具有的客观性和基础性地位,并将其最终归结为“交换价值”的意识形态担保。这一根本误读,究其根源,在于鲍德里亚不仅混淆了“使用价值”的实现条件与“使用价值”的存在论基础,更系统地遮蔽了贯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的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使用价值”学说并非封闭教条,而是一个融合了自然物质性与社会历史性的辩证范畴,始终是剖析消费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使用价值;鲍德里亚;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消费社会

[中图分类号] A811; B089; F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05-0137-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05.046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使用价值”学说地位关键,作用深远。它绝非一个简单的“物的有用性”定义,而是一个贯穿其思想始终、充满理论张力的核心范畴。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使用价值”不仅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物质前提,揭示了价值增殖逻辑对“使用价值”本身的规划与操纵,并最终可被理解为一个指向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为解放前景的概念。作为一条关键线索,它贯通着马克思从商品分析到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整个理论体系。然而,鲍德里亚基于消费社会理论与极端的符号决定论,对马克思的“使用价值”进行了符号祛魅,将其彻底转化为一种差异符号,从而否定了物的客观性及其“使用价值”属性。因此,我们亟需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系统梳理鲍德里亚“使用价值”学说的主要内容,客观评判其得失,并在此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重审该学说在当代社会的理论价值。

一、鲍德里亚“使用价值”学说的主要内容

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使用价值”学说成为他开启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他以消费社会为背景,颠覆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物质价值认知,将“使用价值”纳入符号分析,构建了一套特色鲜明的理论,其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使用价值”的非自然化解构

鲍德里亚指出,马克思成功揭露了“交换价值”与拜物教的本质,但却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使用价值”,致使其自然化和理想化。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使用价值”不过是交换价值被自然化的形式。他进一步反驳道,正因为马克思将“使用价值”视为“非可比性的”,并未能识破“如同商品的抽象等同一性,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抽象”,才在根本上滑落至唯心主义的陷阱,并因而未能超越其试图批判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及其意识形态。为了“纠正”马克思的错误,消解“使用价值”概念中所蕴含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并更好地应对消费的意识形态,鲍德里亚提出必须要“超越物的需求所具有的自然的幻象以及使用价值优先性的假设”,对“使用价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理论特权进行解构。

(二)将“使用价值”重构为符号差异体系的产物

正如张一兵指出:“鲍德里亚提出,在社会学的语境中,物的效用功能并非真基于其自身的有用性,而是某种特定社会符号编码的结果。”在鲍德里亚这里,他将“使用价值”从物品的客观属性还原为了符号的差异意义。他指出:“既然使用

价值与交换价值都是体系,那么它们也必须由相同的抽象的等价逻辑、相同的符码所规划。”因此,在鲍德里亚看来,物的“使用价值”本质上是一种“有用性的符码”,并且其意义并非由其物理功能决定,而是由它在符号差异体系中的位置所界定。

(三)突出“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意识形态保障功能

鲍德里亚揭示了一个关键信息,即“使用价值体系不仅加深了、转换了并延伸了交换价值体系,它同时还作为后者的意识形态保障而发挥作用”。换言之,“使用价值”实则充当了“交换价值”的意识形态担保。他强调:“使用价值在与交换价值体系的历史、逻辑的密切关联中,并非不再是一个体系,只是这种使用价值的体系使得交换价值体系更趋自然化和普遍化,并赋予非时间性的保障,以至于如果没有它的话,交换价值就不能再复制自身(甚至不能在它的一般形式中生产自身)。”在他看来,“使用价值”并非外在于“交换价值”的自然体系,恰恰相反,二者在历史与逻辑上紧密关联。而“使用价值”体系的功能,正是通过将“交换价值”“自然化”和“普遍化”,为其提供一种永恒、稳固的保障,从而使后者的自我再生产成为可能,以及保障了资本主义再生产逻辑的延续。因此,在他看来,“使用价值”绝非物的客观属性,而是一种将人对物的占有和使用“自然化”与“合理化”的意识形态话语,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交换价值”的意识形态担保。

二、鲍德里亚“使用价值”学说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鲍德里亚通过去自然化、符号化与功能化,系统解构了“使用价值”概念,其对“使用价值幻象”的批判颇具启发性。然而,这一批判实则基于对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误读。因此,其理论贡献与局限并存。

(一)理论合理性

首先,鲍德里亚揭示了符号体系对消费的渗透,拓展了我们对“使用价值”的分析维度。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社会的消费行为已远超对物品物理功能的需求与满足,物品更多的是作为“符号—物”被生产和消费的。它们在一个巨大的符号系统内部相互指涉,其“使用价值”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这个符号体系所预设和建构的。这一洞见,将“使用价值”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那个被视为天然、透明的前提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拓展了其分析的维度,使我们从对物之功用的考察,转向对其所承载的社会意义、文化编码与身份建构功能的剖析。

收稿日期:2025-10-23

作者简介:陈鹏(1999—),男,湖北钟祥人,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次,鲍德里亚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使用价值”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深化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统治逻辑的认识。在鲍德里亚看来,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是通过将“使用价值”塑造为一种不容置疑的“自然”基础,来为其生产和消费逻辑进行辩护与合法化的。这种将“使用价值”非历史化、自然化的过程,营造了一种“使用价值幻象”,它巧妙地掩盖了符号操控与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使个体在追求“个性化”和“真实需求”的幻象中,“无意识”地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因此,鲍德里亚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将自身逻辑锚定于“效用”与“需求”,来实现更为隐蔽和有效的统治。

(二)理论局限性

一方面,鲍德里亚将“使用价值”的实现条件简单等同于“使用价值”的存在论基础,这一混淆使他得以宣称“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符号建构。具体而言,“使用价值”的存在论基础指的是物满足人类需要的客观物质属性,这是“使用价值”得以成立的永恒自然条件。马克思明确指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由此可见,马克思将使用价值的根基牢牢地锚定在商品体的属性即商品的物质性之中,物的有用性不是主观臆想,它先于并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形式或符号体系。“使用价值”的实现条件则是指在特定社会形式,尤其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使用价值”被符号体系编码、赋予意义并完成其交换的特定方式。鲍德里亚的谬误在于,他把“使用价值”在当代社会如何被呈现和消费的方式,当成了“使用价值”为何能存在的根本原因。他将后者直接等同于前者,即认为“使用价值”在消费社会中的符号化呈现方式,就是其全部本质。这一混淆使他得以断言,马克思所提及的那个前符号的、客观的“有用性”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觉,从而彻底否定了“使用价值”的物质性,将其完全吸收到符号政治经济学的领域。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忽略了马克思分析中的历史辩证法,因此是脱离了商品的价值形式与社会生产关系来空谈“使用价值”。历史辩证法作为马克思的核心方法论,要求我们必须历史地、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在马克思这里,任何经济范畴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的意义和性质是由特定的、历史的社会关系所赋予的。因此,我们在分析资本主义的“使用价值”,就必须把它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但鲍德里亚在分析“使用价值”时,却切断了它与“交换价值”的这种内在的、矛盾的联系,仿佛“使用价值”可以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交换而存在并被理解。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品被生产出的特定形态及其“有用性”标签,其背后是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人类的具体需要。因此,生产什么与如何生产,其首要考量是“交换价值”的实现而非“使用价值”的满足。鲍德里亚忽略了决定“使用价值”生产的、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当他撇开价值形式和社会生产关系后,所讨论的“使用价值”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纯粹的、没有时代印记的“有用性”概念。这恰恰是马克思所反对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将“使用价值”界定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并从商品二因素的矛盾关系中出发,揭示了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从满足人的需要的自然属性异化为价值增殖工具的内在路径。而鲍德里亚则停滞于抽象的“使用价值”概念并将其符号化、绝对化、抽象化。总而言之,鲍德里亚的分析方法在根本上是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他抛弃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将“使用价值”从其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土壤中连根拔起,这使他的批判失去了历史根基,最终沦为一种对抽象符号的空论。

总之,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中“使用价值”异化现象的批判是犀利的,但这批判却建立在对马克思“使用价值”理论的

片面化解读之上。他以“使用价值”的符号化现象,反而否定了马克思更具根本性的洞见。这要求我们必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重彰马克思“使用价值”学说的当代生命力。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使用价值”学说的当代审视

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阶段,即消费社会中,“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的确呈现出深度纠缠和融合的景象,但是“符号价值”的“制造”并非脱离物质基础的独立王国,而是资本为克服内在矛盾、追逐剩余价值的策略延伸。历史反复证明,当经济衰退来临,商品的符号光环将迅速褪色,其物质“使用价值”便会重见光明。因此,无论符号体系如何复杂,其运行最终依赖于物质性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榨取,“使用价值”的物质性是无法被完全符号化的最后底线。据此,鲍德里亚以符号消费遮蔽“使用价值”的物质基础,将其指斥为意识形态建构,实则忽略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即“使用价值”既以物的客观有用性为基础,又始终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被定义、生产和分配。有鉴于此,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阶段即消费社会,必须重回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重新审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学说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以深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解释力。

首先,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学说并非一个封闭的教条,而是一个面向现实开放的研究纲领,其生命力正体现在它对历史变化的深刻回应能力上。消费社会中“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的深度纠缠,非但未能证伪这一学说,反而成为其当代解释力的试金石。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使用价值”始终是自然物质性与社会历史性的辩证统一体,它既以客观物质属性为基础,又在特定生产关系中获得社会形式。马克思强调:“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这一论断揭示了“使用价值”作为自然物质性与社会历史性辩证统一体的本质。正是因为“使用价值”以客观物质属性为不可剥离的基础,它才能成为一切社会形式的“物质的内容”。同时,它也只有特定的生产关系中才能获得具体的社会形式,实现为社会的财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消费社会中,即使资本一定程度上能够将物的“使用价值”询唤为符号,却无法切断其与物质基础的最终连结。回应鲍德里亚的诘责,正需要我们重新焕发出马克思“使用价值”的当代生命力,但这并非要退回到对物的“纯粹物性”怀旧,而是必须祛魅那被资本逻辑重新编码的“使用价值幻象”,以回归和承纳人的真实需要。

其次,“使用价值”并非永恒的自然范畴,其具体形态与判定标准由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塑造。正如马克思所言,“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这表明,他从未将“使用价值”视为超历史的“物性”,而是将其理解为一个社会历史性的范畴。因此,何谓物品的“有用性”、何为人“需要”,本身便是在特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中历史地生成的。而鲍德里亚的误区在于,他将消费社会的符号操控现象绝对化、普遍化,仿佛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并抽离了“使用价值”的历史特殊性,未能洞察符号消费本身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他指责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而他自己却陷入了一种更为精巧的、关于符号的形而上学。

概言之,虽然鲍德里亚的批判因其片面深刻而富有启发性,其挑战也迫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使用价值”的辩证理解,但在符号价值被推向极致的消费社会,我们更需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符号运作都离不开物质载体,“使用价值”的物质维度早已为我们划定了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因此,置身当代社会的复杂语境,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学说非但未被消解,反而历久弥新,愈发璀璨。

(下转第144页)

量党员发展工作探究[J]. 办公室业务, 2024(9):155-158.
[5]王凯. 新时代高校智慧党建提升策略研究[D]. 太原:山西财经大学, 2023.
[6]王树荫, 曲鹏芳.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定位、宝贵经验与守正创新[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4): 19-29.
[7]张雪萌, 王明生. 数字赋能高校党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J]. 中国高等教育, 2023(11):32-35.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University Student Party Building in the Convergent Media Era

PENG Liang-ping
(Zhuzhou Normal College, Zhuzhou Hunan 412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vergent media era,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 Party building is an inevitable response to the requirement in “The Opin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Political Building” to “proactively use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big data to innovate Party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Grounded in the triple theoretical logic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value guidance,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practical dilemmas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Party building, including superficial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deological risks, and the absence of synergistic mechanisms. By embedding pioneering university practices such as intelligent Party affairs systems and short-video workshops, it proposes an innovative path centered on “technology-driven educational model reconstruction”: constructing an immersive communication model of “short-video+bullet-screen interactions” to break the limitations of one-way indoctrination; developing a “user profiling—content adaptation”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mechanism to balance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and ideological security; and establishing a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framework” to enable dynamic optimizat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radigms for building a precise and distinctive smart Party building system in universities, contributing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onvergent media era; university student Party buil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桂杉杉)

(上接第138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8-49.
[2](法)让·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 夏莹,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2,170-171,181-182.
[3]徐秦法,彭钰美.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辩证法基础及其哲学意义——从贝利对李嘉图的批判谈起[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31(4):21-31.

[4]徐玉. 波德里亚劳动符号化的三重规定及其内在幻像[J].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6(2): 107-114.

[5]张一兵. 物的差异性操持方式中的表意符号编码——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J]. 广东社会科学, 2009(5):50-60.

[6]俞吾金. 物、价值、时间和自由——马克思哲学体系核心概念探析[J]. 哲学研究, 2004(11):3-10,95.

A Study on Baudrillard’s Critique on “Value in 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CHEN P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2, China)

Abstract: From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Baudrillard’s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he role and status of “value in use” have undergone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In Marxian theory, “value in use” constitutes a fundamental concept endowed with objective reality. Baudrillard, however, subsumes “value in use” into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sign system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thereby stripping it of the objectivity and foundational status it possesses within the Marxian framework and ultimately reducing it to an ideological guarantee for “exchange-value”. This fundamental misreading stems from Baudrillard’s conflation of the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value in use” with its ontological foundation, and, more significantly, his systematic occlusion of the historical dialectic that permeates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the doctrine of “value in use” is not a closed dogma but rather a dialectical category integrating natural materiality and socio-historicity, remaining an essential point of entry for analyzing the consumer society.

Key words: value in use; Baudrillard;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sumer society

(责任编辑:章樊)